

阳秋剩笔 清 佚名

不慧孤露失学，罕读楹书，先世手泽之余，都归灰烬。盖自庚子劫后，寄食江南，辗转舟车，未尝终岁卒读。然龙门所谓南探禹穴，北至涿鹿，不彗蓬踪，庶几过之。其间所见所闻，颇有可歌可泣者。迺者小隐秋山，低徊旧梦，兴至命笔，聊书百一，以志不忘已耳，非敢自托著作之林，从而文其固陋也。

江安粮道署，旧为中山府邸，明社既墟，徐氏之祀亦斩。故邸析而为二，东为储廨，西为薇垣，两衙衡宇相望。又各辟小园，略因其旧，道署曰适园，藩署曰瞻园。戊巳之间，不慧读书适园之兰轩。前临池，尝夏夜纳凉池上，有老吏年五十余，为述洪杨时事云：当时为某王府，王，粤人，故海盗，蓄姬十数，恒夏夜裸逐园中。王于暗中，赤身为迷藏之戏，被持者就露下草茵上淫之。一夜遍十数人，日以为常，不少倦也。一夕王与某姬狎时，闻他姬有声，大怒，以为卧榻之侧，竟敢有人鼾睡，奋起逐之。亦一王也，面同，身同，声音亦同，迷离扑朔，不辨谁何。两相格斗，姬亦助殴。已而天将晓，伪者厉声曰：“逼人太甚，翌午相见于金柱玉溪间。”金柱关、玉溪口，芜湖之近港，距金陵百里而强。诘旦，王被命登城御敌，日逾午矣，窃幸无事，薄暮归，亦无他变，然亦稍稍敛迹。

越数日。又值登陴，瞽然自南来一物，大如车轮，张如雨伞，王当之，被掇去，落玉溪口。时犹未晡，身遍鳞伤而不死。遇一黑头陀为披荆，随之走五岳间。乱既定，黑头陀亦化去。王承其衣钵，潜入石城。一日，遇故姬某于秦淮曲港，已隶娼籍，见而怜之，因为蓄发，栖留妓院。一日为老湘军某识破，执送营务处，讯明腰斩之。刑时，姬贿左右，往求遗嘱，王曰：“葬我园之东隅太湖石笋侧足矣。”姬因出重资，购太湖石所在地于粮署吏而葬之，诿为乱前本民家地，应许民家赎也，旋得官许。至今其地为民家有，在四福巷左近。成都胡研孙先生延官粮道时，曾议圈入署中，会以事不果。因题园中厅事楹柱云：“早年即梦想江南，真个来钟阜褰帟，青溪系艇；此地是前朝邸第，多少事绿杨眼见，红烛心知”。

下句情深感慨，颇饶逸致。若吏述伪王事，颇近唐宋人小说，娓娓可听。爰录之，仿洪氏之作《夷坚支志》亦所以存掌故也。

京师城门，多沿旧称。崇文、宣武二门之名，由来已久。初以为左右二门，取其典丽已耳，孰知隐含字义，似讖似纬。盖以明代之亡，亡以文臣之暗庸，而年号崇祯；清代之亡，亡以武人之反侧，而年号宣统。则是虽近附会，殆非偶然。

而“新年余庆，佳节长春”之讖，正复无独有偶。

近人有作《燕京杂咏》者，曾忆其一云：“金粉飘零燕子矶，空梁泥落旧乌衣。如何海外鹈鹕鸟，还傍华林玉树飞？”乃指东西洋娼家，杂居内城者而言也。

自光绪辛壬和议以后，京师禁令，于以大开。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，初系日本娼寮所在，马樱花下，人影幢幢。继而改为西娼，门前遂渐冷落。今则并第一楼名，亦鲜知之者矣，不过十年事也。

清室未入关以前，与叶赫纳兰部以婚姻之争，墟其部落。纳兰即那拉之转音，而故慈禧后、隆裕后之母族也，卒以二后屋其社，隐若有倚伏者然。钱塘式居士宫词云：“纳兰一部首歼诛，婚媾仇讎筮脱弧。二百年来成倚伏，两朝妃后侄从姑。”

式居士，以巍科久历清秩，博文广识之君子也。有《朱郎曲》一阕，名为《和樊老韵赠朱郎素云》之作，实一篇光宣小实录，不愧于古人所谓诗史。曲云：“野录不须谈二申，灾异莫记莘降神。廿年棋局错到底，坐使神州惨不春。衣冠东晋尽名阀，绿竹宣南怀旧入。近局淞滨好风月，清言如饮醇醪醇。筵中召得京华客，华裾窄袖来前席。四座如瞻醒酒珠，一篇似胜头风檄。吴趋生长系从朱，故里曾邻范大夫。口诵唐诗爱温尉，手摹阁帖学官奴。垂髫初向燕台至，阅遍中朝千万士。自言宣统溯同光，册载遗闻尽能记。桓灵鬻爵亦非奇，因缘大半由杨意。上林那有嗇夫言，关中久掩真王气。景皇亲政正当阳，忧及边陲宵旰伤。变法熙丰成党祸，触邪台省少神羊。郭京幻术开邻衅，秋弥抛残豹尾枪。望帝近闻鹃叫血，兴妖岂仅马登床。指点金墉三喟息，胡氛虽息人能识。辛壬之际日重光，翠华幸返秦中蹕。方期郑鄆八百年，何止殷宗称六七。一自用人如积薪，纡儿腹贾咸来集。鞶金日夜到朱门，拜恩只自归枢密。两宫大行意益侈，数到人才惟属籍。白面诸王共典兵，何曾形势穷南北。走胡走越十年余，亡人在外亡五日。揭竿振臂起中原，区宇分崩一何亟。屈指秋残未及春，寝庙凄凉无血食。即令海内尚风烟，来日艰难未忍言。我闻朱郎一夕话，扫尽余髻但问天（王船山先生《惜余髻赋》一篇）。长吟忽听樊山叟，停杯莫酌葡萄酒。好句还同赠敬亭，新词直欲赓黄九。赫蹄写出万人传，舐沫何能离手口？我生亦在天宝前，而今遭际炎兴后。西溪西畔好山川，未必柴桑亦自贤。典书鬻画偶得价，賒鱼贯酒安论钱？史林已尽阳秋笔，編集惟题甲子年。朱郎朱郎倘解事，莫厘深处一名山。”

清孝钦后升遐后，国人多哀悼之，撰联致挽者盈千累万，然佳构实少。惟易哭庵者，对仗既工且整，意思隐而含，杰作也。联云：“本来生生世世不愿入帝王家，从黑暗中放绝大光明，全力铸共和，普造金身四万万；以后岁岁年年有纪念圣母日，于青史上现特别异彩，同情表追悼，各弹珠泪一双双。”毕

竟名下之笔，殆无人出其右者。

近阅王之春《中外通商始末记》载中日琐事二则。其言曰：“初有福州民王应如，于天文战阵事，涉猎不精，而好谈论，首受万金（受日本人金也），为教政法，不久即死。复荐一广东长须年满千总，每年受倭数千金，为钉造战船二百余号，习学水师。又洋商钟觐天、沈顺昌，久领倭照贸易，倭人信托钟复带去杭城武举张灿若，教习弓箭，每年得银数千。沈又带去苏州兽医宋姓，疗治马匹，又商人费赞侯，荐一绍兴革退书办，在倭讲解律例。”又曰：“凡贸易人到倭，皆圈禁城中，周砌高墙。内有房屋，开行甚多，名土库，止有总门，重兵守之，不许外走。得知消息，到时将货收去，官为发卖。一切饮食，皆有所给。回棹时逐一消散，扣除交还，所换铜斤货物，押往开行”云云（以上《通商始末记》所载）。按：是时吾国方严海禁，一为教阵法，钉造战船，教习弓箭，疗治马匹，讲解律例之人，至为举国所属目，几若作奸犯科者然。曾几何时，莘莘学子，竟连翩负笈以东渡矣。至日本行土库之制，今虽不得而详，然要其用意，实为防堵漏卮，官卖外货已耳。此为雍正初元事也。

至雍正六年八月，浙省李卫请严防日本矣，粤督孔毓殉亦称密防日本矣，其实非防军事上之行动也。李、孔两奏，均以勾诱中国矣，赖往彼教习技艺为虑。

于是出洋内渡各船，无不加意盘诘，然则是防内也，非御外矣。当时政策如此，殊可笑也。其后遂有拿获商人，由浙省李卫，会同江督范时绎、苏抚尹继善细讯之事，其商人为钟觐天、费赞侯等。今略采他书所载供词如下：（钟觐天）供曾带武举张恒卓（疑即张灿若），现在东洋，已令伊父写信前往，设法唤归。

（费赞侯）供曾带崇明县医生周歧来往彼治病，业经回籍。

（李昌谋）供曾带所画庆祝万寿、西湖四季及城隍山迎会景象，现有底稿起出，非系中国舆图。

（柯万藏、魏德卿）供曾于闽省请曾笔峰等九人前往东洋，在普陀洋面被获。

（沈顺昌）供曾携带弓箭，未曾制备，其私造迷针箭头一万个，欲托李商之船带去。

（郑大山）供伊堂弟大威，现在东洋未回，曾往广南带去家象、野象各一，象奴二人。尚存活象一，现在长崎。又托吴瑞观带象，配数未来。

至其杨淡斋带去讲习会典律例之秀才孙太源，沈登伟、朱佩章带去之教书病歿之王应如，陈良选带去之年满千总沈大成，郭裕观带去之僧人马匹等，此

当时绝大之案件，自今日视之何如？审定后，犯案各商，按其情罪轻重，监禁取保，并将家口查明，交邻看守。其未回者，令海口文武等候缉拿。此又是案之判定情形也。虽然今日之留东学者，往往泯没无闻，取以较之当时诸商人名在官书，其亦有幸有不幸耶？

甲申中法之役，福建一役，当局者为张佩纶、张树声、何如璋、何，皆一时人望所归，乃不战而溃，群出意外。一时八闽儿童，连臂踏歌，有“福州真无福，法人原无法，两何没奈何，两张没主张”之谣。虽语近恶谑，然亦国风讽刺之遗也。

龚定庵先生曾客某邸，邸有侧福晋曰太清春，本江南故家女，姓顾，入邸冒满洲姓曰西林氏。美丰姿，娴吟咏，颇承邸宠。性婉而才，方定庵客邸时，时以词曲诗笺与邸相唱和。邸亦附庸风雅者流，惟其唱和之作，多出太清春手。满俗闺阃虽肃，而外内之分不甚严，定庵既与邸善，亦常出入内室。太清春请于邸，愿向定庵执弟子礼。是后师弟之踪迹渐密，颇有构为墙茨之说者。而定庵《己亥杂诗》三百五十首，中有“空山徒倚倦游身，梦见城西阆苑春。一骑传笺朱邸晚，临行递与缟衣人。”自注：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，十四字，盖实录也。

至破戒草之余，有九月二十七夜梦中作四截句（原注十月十三夜也），诸作均极支离恹恍之致。他如无著词《写梦。浪淘沙》云：“好梦最难留，吹过仙洲，寻思依样到心头。去也无踪寻也惯，一桁红楼。中有话网繆，灯火帘钩，是仙是幻是温柔。独自凄凉还自遣，自掣离愁。”又《桂殿秋》，六月九日夜，梦至一区，云廊木秀，水殿荷香，风烟郁深，金碧嵯丽。时也方夜，月光吞吐在百步外，荡漉气之空，都为一碧；散清景而离合，不知几重。一人告予，此光明殿也。醒而忆之，为赋两解云：“明月外，净红尘，蓬莱幽渺四无邻。九霄一派银河水，流过红墙不见人。”惊觉后，月华浓，天风已度五更钟。此生欲问光明殿，知隔朱扃几万重。“此皆纪实之作也。后先生馆丹阳暴卒，一时颇滋异议云。